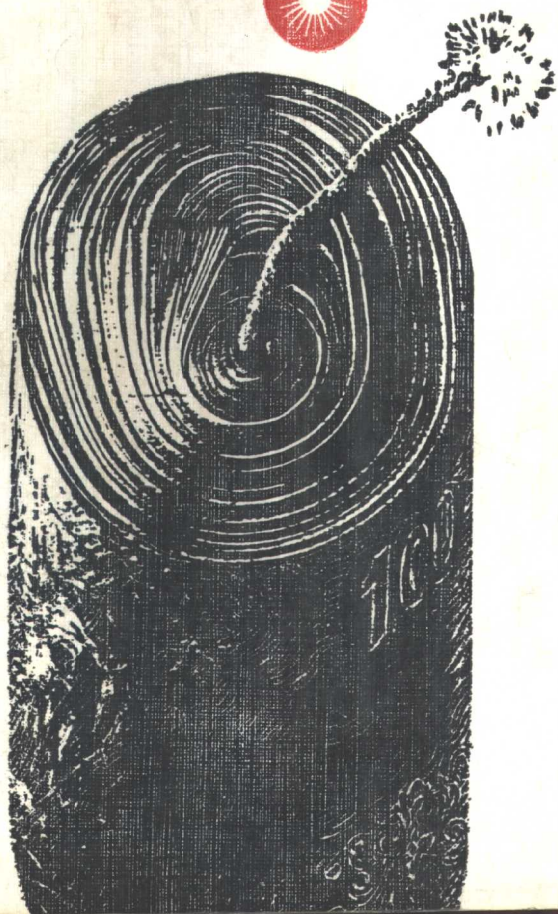


中国的新大亨



中国的新大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山立编

内 容 提 要

近年来，个体户成了广大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自己身旁魔幻般出现的腰缠万贯的新大亨，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或怀疑、或惊讶、或羡慕、或向往、或嫉妒、或愤恨。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个体户的种种传闻。这些传闻虽然大部分有事实的根据，但其中明显杂糅进了传播人的“艺术创作”，这样又给谜一般的个体户蒙一层神秘的色彩。

揭这一神秘的黑纱是这本纪实文学的主旨。书中收入的七篇纪实文学，是经反复筛选出来的力作，每一篇都引起过社会上强烈的反响。这本书是观察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的一扇小小的窗口。这本书给读者的启迪将是深沉的，多方面的。

中 国 的 新 大 亨

zhong guo de xin da heng

山 立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展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92,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02-0152-2/I·151

定 价：3.90元

目 录

前门外的新大亨·····	罗来勇 陈志斌(1)
自由国度——关于个体经济圈的报告 与思考·····	刘志清(80)
辞职者·····	肖复兴(127)
大棚下的世界·····	姜惠林(172)
创世纪荒诞·····	卢跃刚(205)
爱的迷惘和心的变态——广东个体户 婚变的考察·····	莲 子(257)
个体户和他们的子女们·····	张士杰 崔宝光(267)

前门外的新大亨

罗来勇 陈志斌

我们希望与我们的同胞们作一次平等的、无隔膜的促膝交谈。笔者与日俱增地强烈感觉到，以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的慢节奏京剧著称于世的中国大陆，正在注入疯狂的现代摇滚乐和快节奏的霹雳舞。我们到北京经济漩涡之一的大栅栏商业区去游历了一番。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评判这番见闻与经历。我们见之闻之思之，时而狂笑狂喜，时而痛心疾首，时而为国运兴盛顿足击节，时而为劣质污物悲从中来……

我们正是要将这样一种感情，这样一帧画幅，这样一腔喜悦与忧思，还有悲哀与激昂，文明与野蛮，一起铺展在绿茵茵的草坪之上。

第一章 孕育——历史的背反

你如果略加审视，就不能不承认，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北京“银座”。

几十年来，尽管各处兴建小区住宅，设立商业网点，却始终不能与大栅栏一争雌雄。

大栅栏占天时地利，因之流动人口甚众。

据公安治保部门统计，大栅栏的人流量日达15万左右，节假日可高达20万余。游客摩肩接踵，两耳人声鼎沸，挤得

一身汗水，嘴上埋怨，下次该来依然来。

本世纪七十年代实录

1970年2月×日。

北京正阳门外。关家破败的老四合院。墙歪窗裂。关家住的西屋门外以砖筑巢，方巢内堆了捡来的煤渣和不多的几十块黑色煤饼。伸向庭院的小偏屋低矮黑暗。浑浊的光线气体雾沉沉腾起一股煮白菜的香味。

主妇张氏正在往锅外捡白面馒头，四双孩子纯净的眼睛涨满饥饿之光，其光随每一个腾起热气的白面馒头出锅移动。张氏嚷了一声：“抬出去老大！”长子关大林虎一般扑上去抬了就往屋去。弟弟关二林、关三林，和小弟关小林随在哥哥后边跟进屋去。屋内一张黑桌上有鱼肉萝卜和六必居出的酱黄瓜。这几碗几盘在那个年头已颇丰盛，却与这家家底和收入不般配。孩子们的几双黑爪子已抓了馒头在猛啃。桌边那位已有几分醉意的老爷子年不过四十挂五，粗糙的脸颊迭足了50开外的皱纹。他自斟自饮，嘴里嘟囔一句：“有香的辣的，你们放肚撑死，你爹不骂一句，没米下锅，你们就勒紧裤带不准吭声，你爹就喜欢这种爷们儿。”

是日入夜，北京的喧嚣刚刚落入无声的夜里，××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在当地派出所所长的带领下敲开了这处院门。院落东屋南屋和北屋的邻居隔着窗户纸偷窥，眼见关家的老爷子被刑警铐上镣子，带上了局子里来的车。

关家的四个孩子拥在当妈的身边，眼里布满惊恐。永定门火车站内，机车的启动声轰鸣嘶叫。此后他们的父亲被控因犯盗窃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孩子们第二天有了强烈的自卑感。

1970年9月。

前门珠宝市巷常常在夜深还能听到冯卫国家那幢破旧的木板房里哒哒嘎嘎的缝纫机声。15瓦的灯泡昏暗地悬在屋中央，它既照顾到卫国父母这两位老裁缝匠人，也照顾卫国和几个姐姐做作业或干家务活。

卫国这年10岁，小学三年级的门坎刚伸进脚去。

9月的一天，我们可以看见卫国和他的姐姐走过珠宝市，转过廊房二条往小学校走去。清晨的胡同静悄悄。他们看见汤二爷打开老木门，拎了一桶垃圾正往屋门一侧的闷罐垃圾桶里倒。汤二爷是一位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年纪大了，力所不济将一半垃圾倒在闷罐外边。他们叫了汤二爷好，二爷有气无力地嗯嗯几声，全是苦味儿。牛家两口子起得早，他们夫妻俩在饮食店工作，卫国和哥哥走过小吃店门前时，牛家两口已炸出油饼在卖。关于牛家我们回头再谈。卫国是不屑一顾走过那些卖小吃早餐的店门的。并非他满腹油水，因为他两囊空空，无钱无粮票。

1977年初春。

前门箭楼西侧约一箭之地，出现了一个小茶摊。这个茶摊的摊主叫杨申，大栅栏地区二条居民委员会主任。1988年3月19日下午二点三十分我们坐在杨申的面前时，她已是60岁的老人。请听我们之间的几段对话——

笔者：茶摊是如何办起来的呢？

杨申：那时候我们街道有一些从农村回城的上山下乡知青，也有一些中学毕业了没工作的小青年，他们成天没事可做，家里又管不住。什么都靠着父母紧巴巴的几十块工资

钱。我们这条胡同没有哪家有零花钱给孩子的。年轻人没地儿去，那时候又没地方儿跳舞，就是有，他们也进不去大门儿。经常到居委会来打听，有招工指标没有。我看他们年纪轻轻游手好闲不是个事理儿，就盘算弄起了这个茶摊儿。

笔者：不怕有人告你搞资本主义？

杨申：我只是可怜孩子们，没想许多。街道办事处也没想什么主义，听我一提也就点头了。压根没把茶水摊当回事。谁信这能挣钱儿，只怕干两天就赔钱哩。几个小年轻在居委会听我说过，就点头儿。谁也不动。他们没有一分本钱。我拿出自家水桶茶杯，在自家烧开水，又出了五块钱作本买茶叶。开始时孩子们脸上挂不住，只怕碰上同学熟人。我就在摊前卖，孩子们拍水烧水。一天下来收了帐，还有赚头。孩子们都是苦出来的，见了钱就想分。我不让分，立了规矩，挣的钱集攒到月底，一部分发工资，一部分作为居委会福利存下来。干了几个月，我不在摊上时，孩子们就要现卖现分钱，有时在场的老人不让他们乱抓钱，他们就骂人捣乱，好几次把水桶都踢翻了个儿。

笔者：他们抓多少钱？

杨申：抓几根冰棍钱解馋嘴。孩子谁不想喝汽水儿，吃冰糕儿？当时一个月下来，一人能分三十来块钱，都兴乱抓摊上的钱，也就分不成了。我坚决不准抓。

我们听着杨申同志的话，自然可以想见那些青年的处境，他们的青春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我们也是自那时代走过的，闻之很有些酸楚凄凉。

1976年岁末至1977年初春这个时期在北京居住过的人，记得其时回荡京都最炸耳的歌声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时代很滑稽。

百姓却不存滑稽之心。他们严肃而真诚。

杨大妈正是以典型的虔诚张罗这个小茶摊。几十年了，她习惯相信这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总会好起来，以为原来的贫穷只是“四人帮”捣乱。她和她的同辈人希望青年人和她们一起平心静气地准备回到50年代的美好岁月中去。事实上这已不可能。

这时，中国理论界的有识有胆之士正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

它将从根本上袭击人民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号召全民族反省。它将使全民族作好迎接一场狂涛般的社会变革的心理准备。许许多多杨大妈的传统社会主义虔诚心态会不会被击碎？

杨大妈这天收摊回到居委会，屋里已有一个中年妇女候她好一刻了。她就是牛家主妇牛王氏。她养有四女二男六个孩子。此来是为小女儿申请免交学费和申请街道补助的。牛王氏夫妇在饮食店的收入约80元，六个孩子的嘴要吃，还有婆婆要靠他们赡养。牛王氏不叫苦，杨主任也知道她苦不堪言，补助月月有，虽然不多。杨主任在给她女儿开免交学费的证明之时，她的小女儿牛云菊正在鲜鱼口某单位门前的垃圾堆旁翻找破烂，巴掌大的一张纸片或一小块碎玻璃都不放过。牛云菊驮着一袋可卖的垃圾回到珠宝市街头那间摇摇欲坠的木屋里，她洗去脸上的汗泥。我们看到的是一张13岁少女的脸。这么一位被饥饿和垃圾堆压迫的少女，后来没念完初中便辍学了。父母没能力给这个小女儿找到工作。

这样，牛云菊在15岁时摆起了牛家第一处茶水摊。这是70年代末年的深秋。同时在正阳门南面，有若干处茶水摊兴起，以“北京大碗茶”最负盛名。第二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大碗茶”的代表，新闻界给以大量宣传报道。这表明党中央对个体经济的支持态度。这一不寻常的举动，预示着国家核心领导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在进行反省，试探着在中国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

这是一场痛苦沉思的结晶。

1978年，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严重畸形。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8%、31.1%、41.1%。

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处于严重短缺。经济的困难非常具体地落在人民的头上，尤其是像大栅栏地区这样的下层百姓脑袋顶上。

该地区面积1.62平方公里，114条街巷，总人口六万一千余人，约二万余户。以我们调查的30户为例，1977年人均月生活费最高为23元，最低为九元（指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有的一家人没工作，无从谈收入）平均月生活费用为14元左右。

70年代末期，中国理论界热烈地争论着各种主义、各种政体；青年们在西单墙上大谈自由、民主与人权；某些年轻的作家诗人和画家抛出种种诸如《今天》、《沃土》之类私印刊物。在所有的这些虚无的吵闹的底层，关大林在西部监狱里，面对空旷的大漠结结实实地狠骂一句：“我操他姥姥，我为什么没钱花！”

老子要当有钱的主

1978年12月上旬某日。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70次列车历尽五千里狂奔，缓缓驶入了北京站。关大林根本没往车站月台上看，也没有匆匆拾掇行李。他的行李铺盖卷儿，上车之前就在乌鲁木齐车站换成了一堆馕，四天行程他靠这堆新疆特产充饥。在以前他哪肯吃这份苦儿。甭说馕，就是肉，咱哥儿们也得他妈的挑挑肥瘦才进嘴。乌市车站广场上一堆一堆的羊皮货贩子，一听口音宁夏的。就冲这一堆傻帽儿，我他妈的稍使几手，弄点填肚子的钱跟玩儿似的。关大林自那天不报名留劳改农场起，下决心回到北京之前不伸手作案。

北京站立在跟前，月台依然堂皇，钟楼依然巍峨。关大林两手空空归来。他不是游子。他是六年刑满释放的罪犯。他的北京户籍已被吊销。他硬性地闯入这扇大门。家里不会有人来接他。没人知道他今日归来。知道，那个恨他不死的妈能来接吗？恨他怕他的弟弟们能来接吗？老爷子是决不会来接的。自父亲那年被拘捕判刑，父子已八年没见面。1972年离老爷子刑满还差三个月，关大林进了局子。

关家附近几乎没变样。父亲老了起码10岁，母亲一额头皱纹。用大林的话说：“我他妈的都不忍看两个老家伙。”母亲出乎意外地好，为他烧水洗脚，做饭烧菜。家依旧贫穷如洗，母亲穿得更更是补丁压补丁。“这他妈哪是家，是猪窝！”他第二天靠在电灯杆子下对过去的哥们儿这么说。

10天之后，关大林挑个阴冷的夜晚来“借”前门外一家国营单位的板车用几个月。他打算去广安门货场帮人拉货，买辆板车要300来块钱，他没有，就瞄准了这家粗心的单位。反正国营单位丢辆板车不在乎。

关大林在街对面闲逛，等那家单位值班员熄灯。

当关大林们依照历史的惯性生活在他们的旧轨迹上之时，这个寒冷的冬天，中国正迎接一次决定性的历史转机。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高扬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在治国方针上作出决策，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牛家无意中最早踏入了经济改革的潮头。

牛云菊的茶摊入秋以来生意渐淡，至12月，严寒彻底地收了这份茶水生意。她开始试着代销一些米花糖和香烟之类小商品。并且没有受到政府干涉。牛王氏晚上帮女儿一算帐，这天赚了十来块钱，惊喜之余吓得心怦怦跳。她第二天就去居委会为女儿诉苦，说冬天没人喝茶水，家里没了菜钱，摆点杂货卖添补生活。居委会主任就说：“你摆吧，多少有点帮补进项也好。”

牛家的生意暗暗兴隆。到1982年牛王氏已有逾过千元的存款。在当时可挤入北京中产阶级生活水准。她们家的成功诀窍是执着，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勤俭节约，财不外露”。这一方针，使牛家财源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到1984年，牛家大约有六千至八千元的存款。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北京市民中是惊人的。在大栅栏地区已是上层富人之一。其小本生意竟能如此迅速聚财，其奥秘在于国家此时对这类摊商没有税收。他们赚多少得多少。

80年代的第四个年头初秋时节，中国这片黄土地卷起了经商热潮，各种真假皮包公司仿佛孙行者仙气吹出来的，遍地皆是。牛家放胆将自己住的临街房门面打开，成为珠宝市的第一家私人服装店。牛王氏四个月的经营收入，竟相当于她那个茶摊烟摊四年的利润。在这些发财的日子里，老太太望着每天收进来的一堆票子，好几次悄悄地哭过。

牛家确实富了。孩子结婚，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出万儿两万，一下将电器包括摩托置齐。孩子病了，她们不去普通医院，而用高价约请专家诊治。孩子选择对象的条件是，对方至少有10到20万存款。“万”者，乃京城个体户新概念，即万也。

冒险家的发迹

如果说牛王氏的经商方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谨小慎微的商人所为。那么，关大林则以现代的商业精神，并带着强烈的美国牛仔当年闯西部淘金的冒险与玩命劲，跃入经济改革的潮头。

他在广安门货场门口干了一年多板儿爷*。那辆借来的三轮车早已面目全非，就凭这辆破烂三轮，大林一天流两身臭汗，能挣两张。“张”者，拾块钱的票子也。来得快，去得也快。做生意的本钱，他实在太少，老子和几个兄弟的现款凑到一起不到一千块。

大林把一千块钱连锅端出去，一个子儿没剩回来。大林妈没敢吭一声。大林在家已取代往日父亲的权威。大林妈给老爷子念叨几句，老爷子狠声说：“你吵什么劲儿！钱这玩意儿就是供人花的。花完再找。”

几天之后，大林告诉老爷子，他们两兄弟名下分了两套单元房。当妈的不相信，你一没工作单位，二没靠山权力，凭哪点分房？

“凭什么？凭我们住房困难，凭党的好政策关心我们穷苦百姓。你不信带你去看看，两居室的，两套在两个小区。”

他那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登上楼内电梯，哆嗦着见儿子打

* 板儿爷：北京土话，称拉三轮车为生的人。

开新房门。她站在散发着新鲜泥灰味的雪白墙壁中央泪水直流。

大林告诉妈不搬。母亲急了：“夜长梦多，趁早搬。”

大林乐呵呵地说：“还有比咱们困难的，咱也响应党的号召，互相关心把这两套房换给困难户。”她这辈子原以为倒霉到死，根本不敢奢望有这样的新房。现在既已到手，她决不允许放手。

老爷子只是用老辣的眼光冷冷地看着大儿子。他看出大林在狱里泡了六年，比他这个爹心眼还多。他不作声。

大林紧忙了一阵，两套新居换成了大栅栏地段珠宝市胡同的一间临街房，其面积约18平方米。房系破旧的木质结构，冬天四处漏风。

他妈几度气晕过去。大林不理睬。

他爹也一度暴跳臭骂。他忍了。

他合伙的四兄弟，十分担心冒险失败。他说：“不下大赌注，就赚不了大钱！”

我们试析一下关大林的这一次小小的“猫腻”，便可见其聪明过人之处。

——大林的两套新居是由政府投资造就，分房有政策，政策在人掌握，于是大林向掌握分房政策的人发动了经济性的进攻，他以“一吨”投资从活政策中拉出了死的新居。

关大林毫不留恋地把两套新居高擎在手，作为他第一笔从商的真正资本。

大林嘲笑鄙视那几位分给他新居的家伙。只用百把张大团结就从他们那副正人君子假正经的面孔后面掏到了两套新居。

关大林这笔以房屋形式表现的资本。实际上是国家提供

的无息的无限期的贷款。我国的住宅福利政策，其中一部分不能公正地降福于真正的应享受者，而是随着私交的人际关系与个人的黑交易流失于人海之中。房屋不进入商品流通这条公道的交换途径的弊端，被关大林看透了。以当时的造价和市价估算，这两套房约值10万余元（1987年可售到高达18万余元）。

关大林果断地将这“10万”资本投入了大栅栏。他换的那18平方米的小屋，同样是公房。

这位真正的冒险家，迅速在大栅栏开张了一家餐馆，其门面在个体餐馆中最大，接客量最多。他四兄弟合伙经营这个买卖，有人颇有根据地告诉笔者，关家四哥们背地里倒腾餐馆之外的买卖。这是违法的超范围经营，可是见证人不愿去告黑状，工商执法部门也没有证据。事儿默默地继续。关家财源滚滚而来，餐馆由一层店堂换为两层，雇工由几人扩大到近20余人，这是有名有姓在工商公安部门登记注册的。私人的临时雇工就没法说清了。

由于财力雄厚，四兄弟已觉一家铺子天地窄狭，且患难宜处，福家难缠。为了兄弟手足的团结友谊，也为了多发财，四兄弟一分为四，有在大栅栏一带另开铺面的，也有另辟新战场而去另一闹市的。他们几兄弟有经营百货服装的，开餐馆的，也有经营其他买卖的。

关家后来者居上，仅以大林为例，他在大栅栏的门面（之所以限定大栅栏的门面，是因为他在别的区，甚至别的城市可能也有铺面或办事处），1987年1月到6月，上报的营业额已与大户牛王氏同一等级，跃入10万元行列。事实上关家四兄弟的资本总积累已大大超过牛家。

关大林一反牛家的经营思想，他大显其富有。门面彻底

翻修，色彩鲜艳的磁砖贴面，合金伸缩式门窗，铝合金的银色柜台，枝形吊灯，顾客们无不以为是国营商店。

关家四兄弟四辆日产摩托，如今已换为四辆轿车。我们在调查期间未有幸运与他们的私人丰田或菲亚特轿车谋面。一个傍晚，我们私访廊房二条的某家饭馆出来，在店门外巧遇关大林驾驶着微型小卧车。他笑着告诉我们，这巷子窄，别的车型不好进出，只好开微型车。

关家兄弟已改变了多数个体户前店后家的状态。他们的铺面专做生意，另置住宅，并且不止一处住宅。关老爷子夫妇已住入新居。四个儿子每人每月交老两口800元生活费。

如今关大林已是甩手掌柜。店铺由他的亲友管理，类似西方雇用的经理。大林作为老板只在下午店面打烊前来收走票子。然后颇有现代风度地驾车驶往崇文门处的新侨饭店或王府井处的北京饭店要一顿晚饭。大林夸口问：“这一顿饭你猜猜多少钱？告诉你，一个数是家常便饭！”我们懂得“一个”即一百元。

大栅栏地面虽繁华，在旧中国仍是下层百姓居住。旧北平著名的妓女八大胡同全在这个地面。今日走入大力胡同、小力胡同，窄巷高墙容颜未改，仿佛烟花女子的凄婉啼唱款款而来，夹之三教九流的叫卖喝斥和保镖打手眼中的凶光。1949年10月之后，这里依旧住的下层市民。

然而，今天该地区个体户的年收入平均数为多少呢？我们试作一推算。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该地区共有个体执照经营者627户，其中三轮运输144户，坐商411户，摊商72户。1987年1月至6月，仅其中交纳税款的300户，共交纳税金72万元，按照个体经营者纳税率为15%至60%，我们取

其纳税中限为40%，那么在300户纳税金者手中尚有60%纯利润，即108万元，据此非常保守的官方计算，300户的年均纯利润为7200元。这已经大大超过北京市民的平均收入。笔者的一些个体户朋友，听了这个数字之后付之一笑说：

“讲出来吓死你，这块地皮上卖茶鸡蛋的每月多时一吨，少时60张，茶水旺季一月能赚两吨，饭馆一月三吨到五吨没准，百货服装二方到三方。冲你说那个数，几千块钱不够一年蹢路子用的。”*

大栅栏过去啃咸菜窝头的一些人，今朝已是菲亚特丰田小车加貉裘皮。他们确实富了。

第二章 自置死地而后生

笔者自大栅栏滚摸一趟之后，见识了有些人的聚财之易。同时也看到更多的个体户曾经历过艰难挣扎。

18年前，冯卫国还是一个守在缝纫机旁看父母为别人轧成衣的瘦弱孩子。1988年初春，他出现在笔者眼前时，已是一米八零的精干青年。冯卫国原是某公司的优秀电工。他参加工作六年从未缺勤。正是这样一个劳动模范爆出冷门新闻——辞职干个体户。

对于他的辞职决定，父母坚决反对，妻子亦不赞成。

冯卫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在妻子的身边睡得正香的儿子的小脸蛋引起他诸多思虑。去年珠宝市那间临街门面房被人用现在这个单元居室换去。一年以后，用他们家那间门面房开业的主，已是万元户，眼下势头发得更猛。卫国的父母嘴上不说，心中也知道犯了大错，把一块黄金地皮拱手给了人。

* 蹢路子：走关系，托人情。